

增評全圖足本石頭記

柒

曹雪芹

高鹗

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增評全圖足本石頭記

卷十二

增評補像全圖金玉緣卷之十二

第八十九回

人亡物在 公子填詞

蛇影杯弓 孽柳絕粒

却說鳳姐正自起來納悶。忽聽見丫頭這話。又唬了一跳。連忙問道：「什麼官事？」小丫頭道：「也不知道。剛纔二門上小廝回進來。說老爺有要緊的官事。所以太太叫我請二爺來了。鳳姐聽是工部裡的事。總把心裏略略的放下。豈知工部事。因說道：「你回去同太太。就說二爺昨日晚上出城有事。沒有回來。打發人先同珍大爺去罷。那丫頭答應着去了。一時賈珍過來。見了部裡的人。問明了。進來見了王夫人。回道：「部中來報。昨日總河奏到河南一帶決了河口。部之事如此。工湮沒了幾府州縣。又要開銷國帑。修理城工。工部司官。又有一番照料。所以部裡特來報知老爺的。說完退出。及賈政回家來問明。從此直至冬間。乃與時令。賈政天天有事。常在衙門裡。寶玉的工課也漸漸鬆了。賈政以爲本同發。只是怕賈政費察出來。不敢不常在學房裡去念書。連寶玉處也不敢常去。那時已到十月中旬。寶玉起來。要往學房中去。賈政天氣陡寒。只見襲人。襲人之人字對天字。說前評詳之。此回填詞絕粒。早已打點出一包衣服。向寶玉道：「今日天氣很冷。早晚窗使暖些。說着把衣服拿出來給寶玉挑了一件。又包了一件。叫小丫頭拿出交給焙茗。囑咐道：「天氣冷。二爺要換時好生預備着。焙茗答應了。抱着袍包。跟着寶玉自去。寶玉到了學房中。做了自己的工課。忽聽得紙窗呼喇喇一派風聲。代儒道：「天氣又發冷。把風門推開一看。只見西北上一層層的雲。漸漸往東南撲上來。便一推風門。學房一代儒在紙上而西北。乾天已為雲蔽。直接東南。風之位天蔽。焙茗走進來。回寶玉道：「二爺天氣冷了。再添些衣服罷。寶玉於人實藏於風。而究之。藏於代儒之失。教也是再為填詞。說作引子。焙茗若走進來。回寶玉道：「二爺天氣冷了。再添些衣服罷。寶玉點點頭兒。只見焙茗拿進一件衣服來。再以此焙茗過。寶玉不看。則已看時神已痴了。那些小學生都巴着眼。瞧着。却原是晴雯所補的那一件雀金裘。入上。半回寶玉道：「怎麼拿這一件來。是誰給你的。焙茗道：「是裡頭姑娘們包出來的。寶玉心裏喜。即以走寶而走。實正以這錢之。棄也。害人。寶玉道：「我身上不大冷。且不穿呢。包上罷。代儒口當寶玉可惜這件衣服。却也心裏喜。自害氣數之天。如此道理之天。亦復如此。寶玉道：「我身上不大冷。且不穿呢。包上罷。代儒口當寶玉可惜這件衣服。却也心裏喜。他知道儉者。由來是謂代儒。培茗道：「二爺穿上罷。着了涼。又是奴才的不是了。二爺口當疼奴才罷。寶玉無奈。只得穿上。與代儒若。名教自。呆景的對着書生。着代儒也。只當他看書。不甚理會。晚間放學時。寶玉便往代儒託病。告假一天。代儒本來上年紀的人。也不過伴着幾個孩子解悶兒。時常也。八病九痛的。八病九痛。八九七十二地。數也因師之真病。遂致弟之假病。至。樂得去一個少操。一日心。況且明知賈政事忙。賈母溺愛。便點點頭兒。寶玉一徑回來。見過賈母。王夫人也是這樣說。自然沒有不信的。略坐一坐。便回園中去了。見了襲人等。也不似往日有說有笑的。便和衣躺在炕上。襲人道：「晚飯預備下了。這會兒吃。還是等一等兒。寶玉道：「我不吃了。心裡不舒服。你們吃去罷。」心不舒服。故不吃飯。越不吃飯。越不舒。服。乃此同大點睛處。襲人道：「那麼着。你也該把這件衣服換下來了。那個東西。那裡禁。」

得佳樣。寶玉道：不用換襲人，這倒也不但是嬌嫩物兒。你瞧瞧那上頭的針線，也不該這麼遭擗他呀。直與送土儀同情節寶玉聽了這話，正碰在他心坎兒上，歎了一口氣道：「那麼着，你就收起來給我包好了。」我也總不穿他了，說着站起來，脫下襲人，繞過來接時。寶玉已經自己疊起。襲人道：「二爺怎麼今日這樣勤謹起來了？」寶玉也不答言。悍婦故奴一篇叠好了便問包袱連忙遞過來，讓他自己包好。回頭却和襲人擠着眼睛笑。寶玉也不理會。明明是很而究不理會此自己坐着無精打彩猛聽架上鐘響，自己低頭看了看表針，已指到酉初二刻了。二偶也聽鐘看表耳目昭然一時小了頭點上燈來，襲人道：你不吃飯喝一口粥兒罷。別淨餓着，着仔細餓上虛火來。那又是我們的累贅了。寶玉搖搖頭兒說道：「這不大餓，強吃了倒不受用。」襲人道：「既這麼着，就索性早些歇着罷。」於是襲人麝月鋪設好了。寶玉也就歇下，翻來覆去只睡不着，將及黎明反朦朧睡去。不一頓飯時早又醒了。惟不吃飯晨昏顛倒矣通指填詞如許委宛此時襲人麝月也都起來。襲人道：昨夜聽着你翻騰到五更多，我也不敢問你。後來我就睡着了，不知到底你睡着沒有？寶玉道：「也睡了一睡，不知怎麼就醒了。」也是不知怎麼就睡了襲人道：你沒有什麼不受用？寶玉道：沒有，只是心上發煩煩字正定靜襲人道：今日學房裡去不去？寶玉道：我已經昨兒告了一天假了。今兒我要想園裡逛一天散散心。即文狂走只是怕冷，你叫他們收拾一間房子備下一爐香，擱下紙墨筆硯，你們只管幹你們的。我自己靜坐半天總好。別叫他們來攪我。麝月接着道：「二爺要靜靜見的工夫，誰敢來攪？」襲人道：「這麼着很好，也省得着了涼，自己坐坐，心神也不散。」因又問你既懶得吃飯，今日吃什麼？早說好傳給廚房裡去。寶玉道：「還是隨便罷，不必關的大驚小怪的。」倒是要幾個果子擱在那屋裡，借點果子香。不吃飯什麼？那個屋裡好的都不大乾淨，只有晴雯起先住的那一間，因一向無人還乾淨，就是清冷些。步步委步步殺其心真不可問寶玉道：不妨把火盆挪過去就是了。」襲人答應了，正說着，只見一個小了頭端了一個茶盤兒，一個碗一雙牙筋遞給麝月道：「這是剛纔花姑娘要的。」廚房裡老婆子送了來了。麝月接了一看，却是一碗燕窩湯，便問襲人道：「這是姐姐要的麼？」襲人笑道：「昨夜二爺沒吃飯，又翻騰了一夜，想來今日早起，心裡必是發空的，所以我告訴小了頭們，叫廚房裡作了這個來的。」襲人一面向叫小了頭放桌兒。麝月打發寶玉喝了，漱了口。豈不吃飯困受氣之熱，寧實不吃飯困受襲人之熱，秋紋走來說道：那屋裡已經收拾妥了，但等着一時炭勁過了，二爺再進去罷。炭為木火不通明正是學問裏之毒也寶玉點頭道：只是一腔心事，懶意說話。一時小了頭來請說筆硯都安放妥當了。」寶玉道：知道了。又一個小了頭回道：「早飯得了。」二爺在那裡吃？」寶玉道：「就拿了來罷，不必累贅了。」小了頭答應了，自去。一時端上飯來，寶玉笑了一笑，向襲人麝月道：「我心裡悶得很，自己吃只怕又吃不下去，不如你們兩個同我一塊兒吃，或者吃得香甜，我也多吃些。」麝月笑道：「這是二爺的高興，我們可不敢襲人道：其實也使得，我們一處喝酒，也不止今日。只是偶然替你解悶。」

兒還使得。若認真這樣。還有什麼規矩體統呢。說着。三人坐下。寶玉在上。尊人爵。兩個打橫。陪着吃了飯。這寶玉不吃飯。而想寫三也。二小了。頭端上漱口茶。兩個看着。撒了下去。寶玉因端着茶。默默如有所思。恐人分看了。暗想是兩人。又坐了一坐。便問道。那屋裡收拾妥了麼。麝月道。頭裡就回過了。這回子又問。又問者。一問。寶玉又坐了一坐。便過這問屋子去。親自點了一炷香。擺上些果品。便叫人出去。關上了門。外面襲人等。都靜悄無聲。寶玉拿了一幅泥金角花的粉紅箋出來。一箋與笑。口一祝了幾句。便提起筆來寫道。怡紅主人焚。付晴姐知之。酌茗清香。庶幾來餐。其詞云。

隨身伴。獨自意。綢繆誰料風波平地起。頻教軀命即時休。孰與話輕柔。東逝水。無復向西流。想像更無懷夢草。淒涼還見翠雲衰。脉脉使人愁。詞意自明。草字草字。是眼指寶玉也。謂考望江南江。水生不南。火刺金。深望人各扶陽抑陰也。乃是隱義。

寫畢。就在香上點個火。焚化了。靜靜兒等着。煮待一炷香。點盡了。纔開門出來。襲人道。怎麼出來了。想來又悶的慌了。寶玉笑了一笑。假說道。我原是心裡煩。給我個地方兒。靜坐坐兒。這會子好了。還要外頭走走去呢。說着。一徑出來。到了瀟湘館中。在院裡問道。林妹妹在家裡呢麼。紫鵲接應道。是誰。掀簾看時。笑道。原來是寶二爺。姑娘在屋裡呢。請二爺到屋裡坐坐。寶玉同着紫鵲走進來。

寶玉却在裡間呢。說道。紫鵲請二爺屋裡坐坐。寶玉走到裡間門口。看見新寫的一副紫墨色泥金雲龍箋的小對。紫為條之過。黑一亡。無非過。無上寫着。綠窗明月在。青史古人空。十字收拾寶玉總括。寶玉看了。笑了一笑。笑了一笑。幅中凡走入門去。笑問道。妹妹做什麼呢。寶玉站起來。迎了兩步。笑着讓道。請坐。我在這裡寫經。只剩得兩行了。等寫完了。再說話兒。行心相印。便是寫經。走是行。死亦是行。便是兩行。

因叫雪雁倒茶。寶玉道。你別動。只管寫。說着。一面看見中間掛着一幅單條。上面畫着一個嫦娥。帶着一個侍者。又一個女仙。也有八個侍者。捧着一個長長的衣裳似的。二人身旁邊。略有些雲霞。別無點綴。全做李龍眠白描筆意。上有門寒闌三字。用八分書寫着。又用一畫。合上一聯。總結全書。與神遊同一畫。一聯相對。待其妙不可思議。曰。門寒闌。即滴翠亭。青女霜神。為秋素娥。月主為。為雲霞。乾作易卦之首。聯合。夢境。妙合天然。不料秦太虛。寶玉道。妹妹這幅門寒闌。可是新掛上的。寶玉道。可不是。昨日他們收拾屋子。我想起來。拿出來。叫他們掛上的。寶玉道。是什麼出處。寶玉笑道。眼前數得得的。還要問人。寶玉笑道。我一時想不起。妹妹告訴我罷。寶玉道。豈不聞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裡鬥嬋娟。寶玉道。是。啊。這個實在新奇雅致。書畫却好。此時拿出來掛。門寒闌。終

時。說着。又東瞧。西走走。雪雁泡了茶來。寶玉吃着。又等了一會子。寶玉纔纔寫完。站起來。道。簡慢了。寶玉笑道。妹妹還是這麼客氣。瀟湘館。但見寶玉身上。穿著月白繡花小毛皮襖。加上銀鼠坎肩。頭上挽着隨常雲髻。簪上一枝赤金扁簪。別無花朵。腰下繫着楊妃色繡花錦裙。便是白描而顏色異常鮮艷。月白為衣。以揚之。楊妃為奴。難以抑之。而坎肩。但曰銀鼠。不顯出面子。顏色

繫着楊妃色繡花錦裙。者。銀為白金。解為香芋。合與紫共為比。肩也。頭上但有金簪。比而不顯。因為所屬。而死矣。此收拾寶玉文字。

真比如

亭亭主樹臨風立。冉冉香煙帶露開。亭亭樹立黛以不汚而死冉冉連開實以不染而亡特為雙

寶玉因問道。妹妹這兩日彈琴來着沒有。既用一聯頓住上下讀又以所謂風露清愁仍是絕妙本傳也

還去彈琴。對不彈琴正寶王道不彈也罷了。我想琴雖是清奇之品却不是好東西。從沒有彈琴的。彈出富貴壽考求的。只有彈出憂

思怨亂來的。再者彈琴也得心裡記譜。未免費心。能彈琴自能處處憂思怨亂而作以琴之為禁正為憂思怨亂為費心置之何一

之說。依我說。妹妹身子又單弱。不操這心也罷了。操則存舍則亡一死一寶玉振着嘴兒笑。應然不以為然。寶玉指着壁上連連

張琴可就是麼。怎麼這麼短。黛玉笑道。這琴不是短。因我小時學撫的時候。別的琴都教不著。因此特地做起來的。等身作則斷

得乾淨而死。然究死於情。雖不是焦尾梧桐。這鶴山鳳尾。還配得齊整。龍池雁足。高下遠相宜。你看這斷絃。不是牛毛。是麼。所以

音韻也還清越。是琴質是人寶王道。妹妹這幾天來做詩沒有。黛玉道。自結社以後沒大作。寶玉笑道。你別瞞我。我聽見你吟的什

麼。不可憐素心。何如天上月。是因琴及詩。一非二。你攪在琴裡。覺得音節分外的響亮。有的沒有。黛玉道。你怎麼聽見了。寶王道。我那一天從

夢風軒來聽見的。又恐怕打斷你的清韻。所以靜聽了一會就走了。找撫琴同合作本大段。我正要問你。前路是平韻。到末了竟忽

轉了仄韻。是個什麼意思。黛玉道。這是人心自然之音。做到那裡。就到那裡。原沒有一定的。理一齊都到寶王道。原來如此。可惱了

我不知音。枉聽了一會子。黛玉道。古來知音人能有幾個。用知音二字挾發兩人此寶玉聽了又覺得出言冒失了。又怕寒了黛玉

的心。坐了一坐。心裡像有許多話。却再無可講的。黛玉因方纔的話。也是衝口而出。此時回想。覺得太冷淡。也就無話了。寶玉一發

打量黛玉說疑。遂仙仙的站起來說道。妹妹坐着罷。我還要到三妹妹那裡瞧瞧去呢。說到此黛玉道。你若見了三妹妹。替我問候一

聲罷。寶玉答應着。便出來了。黛玉送至屋門口。自己回家悶悶的坐着。心裡想道。寶玉近來說話。半吐半吞。忽冷忽熱。也不知他是

什麼意思。入下半。正想著。紫鵲走來道。姑娘經不寫了。我把筆硯都收好了。黛玉道。不寫了。收拾去罷。說着自己走到裡間屋裡。床

上歪著。慢慢的細想。紫鵲進來問道。姑娘喝碗茶罷。紫鵲問喝茶對紫鵲人問吃飯為寶王道。不喝呢。我略歪歪兒。你們自己去罷。紫

鵲答應着出來。只見雪雁一個人。在那裡發愁。紫鵲走到他跟前問道。你這會子有了什麼心事。了麼。雪雁只顧發愁。倒被他嚇了

一跳。因說道。你別嚷。今日我聽了一句話。我告訴你聽。奇不奇。你可別言語。說着。往屋裡努嘴兒。因自己先行點着頭兒。叫紫鵲同

他出來。到門外平臺底下。悄悄兒的。道。姐姐你聽見了麼。寶玉定了親了。紫鵲聽了。嚇了一跳。說道。這是那裡來的話。只怕不真。能

雪雁道。怎麼不真。別人都知道。就只我們沒聽見。紫鵲道。你是那裡聽來的。雪雁道。我聽見侍書說的。實破於探春也已詳前

評是個什麼知府家。家資也好。人才也好。紫鵲正聽時。只聽得黛玉咳嗽了一聲。似乎起來的光景。紫鵲恐怕他出來聽見。便拉了雪雁。攙着手兒。往裡望。才見動靜。穿袖周家繞又悄悄兒的問道。他到底怎麼說來。雪雁道。前兒不是叫我到三姑娘那邊去道謝嗎。是道謝也三姑娘不在屋裡。只有侍書在那裡。大家坐著。無意中說起寶二爺的淘氣來。他說寶二爺怎麼好。只會頑兒。全不像大人的樣子。此等處乃文字極不好下手處。而以洩氣不學大人樣子說也。已經說親了。還是這麼歡頭歡腦。我問他定了沒有。他說是定了。是個什麼王爺做媒的。仍以王爺調為影射。言下夫難覺得。正合書旨。那王爺是東府裡的親戚。所以也不用打聽。一說就成了。紫鵲側著頭想了一想。這句話奇。雪雁說奇。不奇。紫鵲想這又問道。怎麼家裡沒有人說起。雪雁道。侍書也說的是。老太太意思。若一說起。恐怕寶玉野了心。所以都不提起。侍書告訴了我。又叮囑千萬不可露風說出來。只道是我多嘴。把手往裡一指。所以他面前也不提。今日是你問起我。不犯瞞你。正說到這裡。只聽得鴛鴦叫喚。學著說。姑娘回來了。快倒茶來。回來了。快倒茶。乃言黛玉以倒把紫鵲雪雁嚇了一跳。回頭並不見有人。便罵了鴛鴦一聲。走進屋內。只見黛玉喘吁吁的。剛坐在椅子上。紫鵲搭起著問茶。問水。黛玉問道。你們兩個那裡去了。再叫不出一個人來說著。便走到炕邊。將身子一歪。仍舊倒在炕上。往裡躺下。叫把帳子擦下。雪雁紫鵲大家出去。他兩個心裡疑惑。方纔的話。只怕被他聽了去了。只好大家不提。又安放在炕上。好寫一影。誰知黛玉一腔心事。又竊聽了紫鵲雪雁的話。雖不很明白。已聽得七八分。七八分乃十五分。乃寶釵將并字都是慘淡經營。如同將身擲在大海裡一般。思前想後。竟應了前日夢中之讖。千愁萬恨。堆上心來。左右打算。不如早些死了。免得眼見了意外的事情。那時反倒無趣。又想到自己沒了爹娘的苦。自今以後。把身子一天一天。遭擄起來。一年半載。少不得身登清淨。打定了主意。被也不蓋。衣也不添。竟是合眼裝睡。紫鵲和雪雁來伺候幾次。不見動靜。又不好叫喚。晚飯都不吃。又不點燈。已後紫鵲掀開帳子。見已睡著了。被單都蹬在腳後。怕他著了涼。輕輕兒拿來蓋上。黛玉也不動彈。待他出去。他就仍然褪下。那紫鵲只管問雪雁。今兒的話。到底是真的。假的。雪雁道。怎麼不真。紫鵲道。侍書怎麼知道的。雪雁道。是小紅那裡聽來的。小紅仍在探影。又在風而聽。自紫鵲道。頭裡偈們說話。只怕姑娘聽見了。你看剛纔的神情。大有原故。今日以後。倒別提這件事了。說著。兩個人也收拾要睡。紫鵲進來。看時。只見黛玉被單又蹬下來。復又給他輕輕蓋上。一宿。晚景不提。不提。晚景正乃次日。黛玉清早起來。也不叫人。獨自一個。呆呆的坐著。紫鵲醒來。看見黛玉已起。便驚問道。姑娘怎麼這樣早。黛玉道。可不是睡得早。所以醒得早。紫鵲連忙起來。叫醒雪雁。伺候梳洗。那黛玉對著鏡子。只管歎歎的自看。看了一回。那淚珠兒斷斷連連。早已濕透了羅帕。自病後。後寫得情事。通真。正是。結風月寶鑑。一部。連淚帳。玉而牡丹亭打結矣。

瘦影自臨春水照。卿須憐我我憐卿。

紫鵲在傍也不敢勸。只怕倒把閑話勾引舊恨來。遲了好一會。黛玉總隨便梳洗了。那眼中淚。終是不乾。又自坐了一會。叫紫鵲道。你把我薰點上。紫鵲道。姑娘你睡也沒睡得幾時。如何點香。不是要寫經。黛玉點點頭兒。紫鵲道。姑娘今日醒得太早。這會子又寫經。只怕太勞神了。黛玉道。不怕。早完了。早好。又這好了。歌況且我也並不是為經。倒借著寫字。解解悶兒。以後你們見了我的字蹟。就算見了我的面兒了。明言此書不演空虛。恨聲如聞。而傷心語寫得刻擊。說著那淚直流下來。紫鵲聽了這話。不但不能再勸。連自己也掌不住滴下淚來。原來黛玉立意。自此以後。有甚遭損身子。茶飯無心。每日漸減下來。以漸點絕。拉正面。寶玉下學時。也常抽空問候。只是黛玉雖有千萬言語。自知年紀已大。又不便似小時。可以柔情挑逗。所以滿腔心事。只是說不出來。寶玉欲將實言安慰。又恐黛玉生嗔。反添病症。兩個人見了面。只得用浮言勸慰。真是親極反疎了。特用提筆寫兩人心事。非寫那黛玉雖有賈母王夫人等憐惜。不過請醫調治。只說黛玉常病。那裡知他的心病。此則揭弓影所驚。紫鵲等雖知其意。也不敢說。此則補說李從此一天一天的減到半月之後。腸胃日薄。一日果然粥都不能吃了。黛玉日間聽見的話。都似寶玉娶親的話。看見怡紅院中的人。無論上下。也像寶玉娶親的光景。精深刻畫。薛姨媽來看黛玉。不見寶釵。越發起疑心。索性不要人來看望。也不肯吃藥。只要速死。睡夢之中。常聽見有人叫寶二奶奶的一片疑心。竟成蛇影。落到寶釵方得蛇影。實義直快。滴翠亭。文不負題。薛姨媽來看黛玉。不見寶釵。越發起疑心。索性不要人來看望。也不肯吃藥。只要速死。睡夢之中。常聽見有人叫寶二奶奶的一片疑心。竟成蛇影。同中被咬之言。結末出題。文無泛說。如何。且看下同分解。

此同收束通部。叫吃飯之旨。上下不可分析。填詞即絕粒。絕粒即填詞。都是追原以前文字。見不能誠意。因不能正心。遂陷溺情欲。至死而不覺。悉由所思之不正也。故曰絕粒。曰填詞。詞乃詩餘。非詩之正也。

自撫琴悲往事。至此為一大段。合下一段。皆從解琴書生發。重博度歡。一回聞寶釵之死亡。雖復而非直復也。譜就三秋。總是入魔之路。傳來四解。無非催命之符。悲哉往事。顛預蛇影。認來熟慣。枉矣新詞。繾綣。在表補已堅牢。不明絕二何三。獸把燕窩當飯。雖有慈孫孝子。反教螻母成災。家敗人亡。一齊散火。曲終琴罷。萬賴無聲。

護花主人評曰

寶玉釵黛原折開不得。寶釵有歌。黛玉有操。寶玉亦須有所作。故借崔金裘引出填詞。黛玉房中對聯。已有人琴俱亡之感。

素娥青女是寶釵黛玉影身。月中霜裡耐冷鬥寒。畢竟晨霜不久。明月常存。兩人之結局。已在圖中照出。寶玉說我不知音。黛玉說知音。都是無心轉念。一想彼此已似有意。寶玉尚可。黛玉已難以為情。偏又聽見雪雁一番

說話其何以堪。怨生見死。幾至不可救藥。文章一層緊一層。

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已入甲寅年十月中旬。

第九十回

失綿衣貧女耐嗷嘈

送果品小郎驚巨測

却說黛玉自立意自戕之後。漸漸不支。一日竟至絕粒。曰立意自戕。曰漸漸不支。此兩句。一往一復。以爲此回發端。還有幾句話。這兩日索性不大言語。心裡雖有時昏暈。却也有時清醒。賈母等見他這病。不似無因而起。病非無因。賈母知之。衆人不知。而終無一言者。見黛玉之不容於衆。非一日矣。是爲自戕。也將紫鵲雪雁盤問過兩次。兩個那裡敢說。便是紫鵲欲向侍書打聽消息。又怕越鬧越真。黛玉更死得快了。所以見了侍書。毫不提起。那雪雁是他傳話。鬧出這樣原故來。此時恨不得長出百十個嘴來。說我沒說。自然更不敢提起。到了這一天。黛玉絕粒之日。紫鵲料無指望了。守着哭了會子。因出來偷向雪雁道。你進屋裡來。好好兒的守着。他我去同老太太。和奶奶去。今日這個光景。大非往常可比了。雪雁答應。紫鵲自去。這雪雁正在屋裡。伴著黛玉。見他昏昏沉沉。小孩子家。那裡見過這個樣兒。只打諒如此。便是死的光景了。心中又痛又怕。恨不得紫鵲一時回來。總好。解鈴繫鈴。都是侍書中。間必傾着此一板。乃作者謀篇布局。心血處。讀者未必知也。正怕着。只聽窗外脚步走響。雪雁知是紫鵲回來。總放下心了。連忙站起來。掖着簾子。等他。只見外面簾子響處。進來了一個。人。却是侍書。多少描寫。方出侍書。那侍書是探春打發來看黛玉的。之可殺之可生。探春也。見雪雁在那裡掖着簾子。便問道。姑娘怎麼樣。雪雁點點頭。兒。叫他進來。侍書跟進來。見紫鵲不在屋裡。瞧了瞧。黛玉只剩得殘喘微延。嚇的驚疑不止。因問紫鵲姐姐。呢。雪雁道。告訴上屋裡去了。那雪雁此時。只打諒黛玉心中。一無所知了。又見紫鵲不在面前。因悄悄的拉了侍書的手。問道。你前日告訴我的。什麼王太爺。給這禮物。二爺說了。親是真話。落到此處。侍書道。怎麼不真。雪雁道。多早晚放定的。侍書道。那裡就放定了。呢。一解不解。萬折如一天。我告訴你時。是我聽見小紅說的。後來我到二奶奶那邊去。二奶奶正和平姐姐說。說那都是門客們。借著這個事。討老爺的喜歡。往後好拉扯的意思。別說老太太說不好。就是老太太願意。說那姑娘好。那太太眼裡。看的出什麼人來。此云。太虛。盛再者。老太太心裡。早有了人了。就在偕們園子裡的。五虎。門。有。大太太。那裡摸得着底呢。老太太不過因老爺的。實實無非。引影。話不得不問。問罷。咧。又聽見二奶奶說。寶玉的事。老太太總是要親上作親的。憑誰來說。橫豈不中用。雪雁聽到這裡。也忘了神了。因說道。這是怎麼說。白白的送了我們這一位的命了。不惟聲口如閨。真是神情。侍書道。這是從那裡說起。雪雁道。你還不知道。呢。前日都是我。和紫鵲姐姐說。來着。這一位聽見了。就弄到這步田地了。再見此段。見此病有因。侍書道。你悄悄兒的說罷。省仔細。

他聽見了。與前不敢提起雪雁道。人事都不醒了。瞧着罷。左不過在這一兩天了。正說着。只見紫鵲掀簾進來。說道。還了得。你們有什麼話。還不去說。遠在這裡。說。索性命。他就完了。侍書道。我不信有這樣奇事。紫鵲道。好姐姐。不是我說。你又該惱了。你懂得什麼呢。懂得也不傳這些話了。又如。聞見何等。描。這三個。人。正說着。只聽得。紫鵲。又。嗽。了一聲。紫鵲。連忙。跑到。炕沿。前。站着。侍書。雪雁。也。都不。言語。了。紫鵲。彎着。腰。在。黛玉。身後。輕輕。問道。姑娘。喝。口。水。罷。黛玉。微微。答應。了一聲。雪雁。連忙。倒了。半。鐘。滾。白。水。紫鵲。接了。託着。侍書。也。走近。前來。紫鵲。和他。搖頭。兒。不。叫他。說話。侍書。只得。咽。住了。站。了。一。回。黛玉。又。嗽。了一聲。紫鵲。趁。勢。問道。姑娘。喝。水。呀。黛玉。又。微微。應。了。一。聲。那。頭。似。有。欲。指。之。意。那。裡。抬。得。起。紫鵲。爬。上。炕。去。爬。在。黛玉。傍。邊。端。着。水。試。了。冷。熱。送。到。唇。邊。扶。了。黛玉。的。頭。就。到。碗。邊。喝。了。一。口。紫鵲。總。要。拿。時。黛玉。意思。還。要。喝。一。口。紫鵲。便。托。着。那。碗。不。動。黛玉。又。喝。了。一。口。搖。頭。兒。不。喝。了。喘。了。一。口。氣。仍。舊。躺。下。即。一。喝。水。寫。得。如。此。因。致。消。為。半。日。微。微。睜。眼。說。道。剛。纔。說。話。不。是。侍。書。麼。紫鵲。答。應。道。是。侍。書。尚。未。出。去。因。連。忙。過。來。問。候。黛玉。睜。眼。看。了。點。點。頭。兒。又。歌。了。一。歌。說。道。同。去。問。你。姑。娘。好。罷。侍書。見。這。番。光。景。只。當。黛玉。嫌。煩。只。得。悄。悄。的。退。出。去。了。在他。手。必。急。搶。下。文。矣。而。原。來。黛玉。雖。則。病。勢。沈。重。心。裡。却。還。明。白。此。兩。句。乃。微。上。聲。下。起。先。侍。書。雪雁。說。話。時。他。也。模。糊。聽。見。了。一。半。句。却。只。作。不。知。也。因。實。無。精。神。答。理。及。聽。了。雪雁。侍書。的。話。總。明。白。過。前。頭。的。事。情。原。是。誤。而。未。成。的。又。兼。侍書。說。是。鳳。姐。說。的。老。太。太。的。主。意。親。上。作。親。又。是。園。中。住。着。的。非。自。己。而。誰。因。此。一。想。陰。極。陽。生。心。神。頓。覺。清。爽。許。多。所。以。總。喝。了。兩。口。水。又。要。想。問。侍書。的。話。恰。好。賈。母。王。夫。人。李。紈。鳳。姐。聽。了。紫鵲。之。言。都。趕。着。來。看。黛玉。心。中。疑。團。已。破。自。然。不。似。先。前。尋。死。之。意。了。雖。身。體。軟。弱。精。神。短。少。却。也。勉。強。答。應。一。兩。句。了。此。段。在。事。是。正。鳳。姐。因。叫。過。紫鵲。問。道。姑。娘。也。不。至。這。樣。這。是。怎。麼。說。你。這。樣。唬。人。紫鵲。道。實。在。頭。裡。看。着。不。好。總。敢。去。告。訴。的。回。來。見。姑。娘。竟。好。了。許。多。也。就。怪。了。設。為。鳳。姐。青。問。紫鵲。正。要。通。賈。母。笑。道。你。也。別。怪。他。他。懂。得。什。麼。看。見。不。好。就。言。語。這。倒。是。他。明。白。的。地。方。小。孩。子。家。不。嗜。懶。腳。懶。就。好。開。脫。紫鵲。見。賈。母。一。說。了。一。回。賈。母。等。料。着。無。妨。也。就。去。了。正。是。

心病終須心藥治 解鈴還是繫鈴人

上。諸。唯。恐。人。不。知。是。心。是。心。之。病。乃。建。原。已。住。否。則。既。不。知。到。此。處。尚。何。藥。可。治。乎。下。語。乃。作。者。自。謂。其。謂。是。說。探。春。

不言黛玉病漸減退。且說雪雁紫鵲背地裡都念佛。雪雁向紫鵲說道。虧他好了。只是病的奇怪。好的也奇怪。好的奇怪。正與念佛而非正好。紫鵲道。病的倒不怪。就只好的奇怪。相來寶玉和姑娘。必是姻緣。人家說的好事多磨。又說道。是姻緣。棒打不。這樣看起來。人心天意。他們兩個。竟是天配的了。是。乃。正。意。不。可。再。者。你。想。那。一。年。我。說。了。林。姑。娘。要。回。南。去。把。寶。玉。沒。急。死。了。鬧。得。家。翻。宅。亂。如。今。一。句。話。又。把。這。一。個。弄。得。死。去。活。來。可。不。說。的。三。生。石。上。五。百。年。前。結。下。的。麼。再。為。木。石。訂。定。特。借。雁。之。深。語。之。根。以。說。成。此。書。也。而。兩。兒。女。唱。唱。恍。然。上。

著兩個抵著嘴悄悄的哭了一回。雪雁又道：「幸虧好了。你們明兒再別說了。就是寶玉娶了別的人家兒的姑娘，我親見他在那裡結親，我也不再露一句話了。」直透雪雁推紫鵲笑道：「這就是了。不但紫鵲和雪雁在私下裡講究，就是衆人也都知道黛玉的病也病得奇怪，好也得好，奇也得好。三三兩兩唧唧噥噥議論者不多幾時，連鳳姐兒也知道了。」邢王二夫人也有些疑惑，倒是賈母略猜着了八九。前數十回已將此意明演，暗透至此處方纔點出何等猜著，而賈母暑精曰：「八九分暑則不能八九九則那正分我」只說小孩子們怕什麼，以後時常聽得林了頭忽然病，忽然好，都為有些知覺了。自招所以我想他們若儘著攔在一塊兒，畢竟不成體統。你們怎麼說？始合之終離之反問。王夫人聽了，便呆了一呆。此一呆道：「只得答應道：「林姑娘是個有心計兒的，至於寶玉獸頭獸腦，不避嫌疑，是有的。看起外面却都是個小孩兒形象。此時若忽然或把那一個分出國外，不是倒露了什麼痕跡了麼？」古來說的男大須婚，女大須嫁，老太太想，倒是趕著把他們的事辦辦也罷了。此段登答從另一呆來，故多作兩端之語，既護辦而已，其如史之附賈母皺了一皺眉，說道：「林的乖僻，雖也是他的好處，我的心裡不把林的頭配他，也是為這點子。」鳳姐兒而走險何幾？況且林了頭這樣虛弱，恐不是有壽的。只有寶了頭最妥。王夫人道：「不但老太太這麼想，我們也是這樣。其與銀之一等一求判斷。」況且林了頭這樣虛弱，恐不是有壽的。只有寶了頭最妥。王夫人道：「不但老太太這麼想，我們也是這樣。但林姑娘也得給他說了人家兒纔好。不然，女孩兒家長大了，那個沒有心事。倘或真與寶玉有些私心，若知寶玉定了寶了頭，那倒不成事了。」寫得十分沒奈何，皆黛玉不堪文字，雖得乾淨，賈母道：「自然先給寶玉娶了親，然後給林了頭說人家，再沒有先定外人後是自己的。」況且林了頭到底比寶玉年紀小兩歲，依你們這樣說，倒是寶玉定親的話，不許叫他知道，倒罷了。鳳姐兒吩咐衆了頭們道：「你們聽見了。寶二爺定親的話，不許混吵嚷。若有多嘴的，提防著他的皮。」以說奇謀，投鳳姐兒。賈母又向鳳姐道：「鳳哥兒，叫得何等親熱，而哥兒為男子之，你如今自從身上不大好，也不大管園裡的事了。我告訴你，須得穩點心兒，不但這個，就像前年那些入喝酒要錢，非隔年事，鳳姐答應了。娘兒們又說了一回話，方各自散去。從此鳳姐常到園中照料。」一日剛走進大觀園，轉從鳳姐兒入手，明寫貧女正到了紫菱洲畔，只聽見一個老婆子在那裡嚷：「寶玉處亦費鳳姐走到跟前，那婆子纔瞧見了，單垂手待立口裡請了安。」鳳姐道：「你在這裡開什麼？婆子道：「紫菱洲畔，我在那裡嚷。有老婆子費鳳姐走到跟前，那婆子纔瞧見了，單垂手待立口裡請了安。」鳳姐道：「你在這裡開什麼？婆子道：「紫菱洲畔，我在那裡嚷。有老婆子費鳳姐走到跟前，那婆子纔瞧見了，單垂手待立口裡請了安。」

鳳姐道：問了你一聲，也犯不着生氣。呀！婆子道：這裡園子，到底是奶奶家裡的，並不是他們家裡的。我們都是奶奶派的，賊名兒怎麼敢認呢？明明是賊而不認，實鳳姐照臉啐了一口。集大總普通一呼，總屬聲道：你在我跟前嘮嘮叨叨的，你在這裡照看姑娘，丟了東西，你們就該問哪？怎麼說出這些沒道理的話來？沒道理三字，隱然一呼之外，把老林叫了來，攆出他去了。頭們答應了，只見那岫煙趕忙出來，迎着鳳姐陪笑道：這使不得，沒有的事，事情早過去了。妙然三語，鳳姐道：姑娘不是這個話，在冊外出書中，也倒不講事情，這名分上，太豈有此理了。要正名定分，岫煙見婆子跪在地上告饒，便忙請鳳姐到裡邊去坐。鳳姐道：他們這些人，我知道他除了我其餘都沒上沒下的了。岫煙再三替他討饒，只說自己的了頭不好。鳳姐道：我看那姑娘的分上，饒你這一次。婆子總起來磕了頭，又給岫煙磕了頭，總出去了。煙雲一縷，這二人讓了坐。鳳姐笑問道：你丟了什麼東西了？岫煙笑道：沒有什麼要緊的，是一件紅小襖兒，已經舊了。紅小襖，情愛絕命衣也。上填詞已我原叫他們找，找不着就罷了。這小了頭，不懂事，問了那婆子一聲，那婆子自然不依了。這都是小了頭糊塗不懂事，我也罵了幾句，已經過去了。不必再提了。鳳姐把岫煙內外一瞧，看見雖有些皮綿衣服，已是半新不舊的，未必能暖和他的被窩。多半是舊的，至於房中桌上擺設的東西，就是老太太拿來的，却一些不動，收拾的乾乾淨淨。岫煙為山火，青火熱無須綿白青，無須紅火轉為得非婆子所知。鳳姐心上便很敬愛他，用也王之驚何能如煙之白以賄充亡而不之悟，說道：一件衣服，原不要緊，這時候冷，又是貼身的，怎麼就不問一聲兒呢？這撒野的奴才，了不得了，說了一回鳳姐出來，各處去坐了一坐，就回去了。到了自己房中，叫平兒取了一件大紅洋綢的小襖兒，一件松花色綾子，一抖珠兒的小皮襖，一條寶藍緞縐花綿裙，一件佛青銀兒褂子，包好叫人送去。紅綠寶藍佛青珠，那時岫煙被那老婆子，聒噪了一場，雖有鳳姐來壓住，心上終是不安，想起許多姊妹們在那裡，沒有一個下人得罪他的，獨自我這種，他們言三語四，剛剛鳳姐來碰見，想來想去，終是沒意思，又說不出來，正在吞聲飲泣，看見鳳姐那邊的豐兒，送衣服過來，境與實同相處，又同是鳳姐，而岫煙一看，法不肯受，豐兒道：奶奶分付我，說姑娘要嫌是舊衣裳，將來送新的來。再明是舊，岫煙笑謝道：承奶奶好意，只是因我丟了衣服，他就拿來，我斷不敢受。你們拿回去，千萬謝你們奶奶，承你奶奶的情，我弄領了，倒拿個荷包，給了豐兒。荷則不污，包則不顯，那豐兒只得拿了去了。不多時，又見平兒同着豐兒過來，岫煙忙迎着問了，好讓了坐。平兒笑說道：我們奶奶說：姑娘特外道的了，不得。平所謂外道，是外於書，岫煙道：不是外道，實在不過意。平兒說：奶奶說：姑娘要是不收，這衣裳不是嫌太舊，就是瞧不起我們奶奶，奶奶剛纔說了，我要拿回去，奶奶不依我，岫煙紅着臉，笑謝道：這樣說了，叫我不敢不收。豐兒來不受，平豐同來，則受之受屏風，以自蔽也。最所不能，又讓了一回茶。平兒同豐兒回去，將到鳳姐那邊，碰見薛家差來的一個老婆子，接着問好。平兒便問道：你那裡來的？婆子道：那邊太太姑娘，叫我來請各位太

蛟龍失水似枯魚。
兩地情懷感素居。

同在泥塗多受苦 不知何日向清虛
 生之藥而實全却紅樓立言底本書以詩演思見龍在田之大入乎曰上清虛非飛龍在天之大入乎是為詩為易無非為大入之

學也斯為一心之正故以吃飯引起夫
豈以情死以空結者所可同日而語哉

寫畢看了一回意欲拿來粘在壁上又不好意思自己沈吟道不要被人看見笑話又念了一遍道管他呢左右粘上自己看著解悶兒罷又看了一回到底不好拿來夾在書裡此一段乃作者自呈校禮處詩易大學演一孝字一笑話也要與人知又不輕與人字最在局中則凡書中又思自己年紀可也不小了家中又碰見這樣飛災橫禍不知何日了局致使幽閨弱質弄得這般淒涼寂所夾無非詩易大學也實正在那裡想時以正想二字結住詩易以下便借寶蟾寫大只見寶蟾推門進來拿著一個盒子笑嘻嘻放在桌上薛蝌站起來讓坐寶蟾笑著向薛蝌道這是四碟果子一小壺酒兒大奶奶叫給二爺送來的薛蝌陪笑道大奶奶費心但是叫小了頭們送來就完了怎麼又勞動姐姐呢以小了頭別兄妾名寶蟾道好說自家人二爺何必說這些套話再者我們大爺這件事實在叫二爺操心大奶奶久已要親自弄點什麼兒謝二爺又怕別人多心二爺知道的偕們家裡都是言合意不合送點子東西沒要緊倒沒的惹人七嘴八舌的講究七八十五正是將薛蝌所以今日些微的弄了一兩樣果子一壺酒叫我親自悄悄兒的送來說着又笑歇了薛蝌一眼道明兒二爺再別說這些話叫人聽著怪不好意思的我們不過也是底下的人伏侍的著大爺就伏侍的著二爺這有何妨呢直注平兒理妝蟾之語快寶之薛蝌一則秉性忠厚二則到底年輕只是向來不見金桂和寶蟾如此相待心中想到剛才寶蟾說為薛蟠之事也是情理是情是理因說道果子留下罷這個酒兒姐姐只管拿回去果為不寶酒為水金留木却我向來的酒上實在很有限擠住了偶然喝一鍾不說不喝而說擱住了也喝便是平日無事是不能喝的難道大奶奶和姐姐還不知道麼寶蟾道別的我作得主獨這一件事我可不敢應承大奶奶的牌氣兒二爺是知道我拿回去不說二爺不喝倒要說我不盡心了薛蝌沒法只得留下薛蟠新案由不得下寶蟾方纔要走又到門口往外看看回過頭來向薛蝌一笑又用手指著裡面說道他還只怕要求親自給你道乏呢直注鳳姐同車焦大罵而說淫婦身薛蝌不知何意反到越趣的起來因說道姐姐替我謝大奶奶罷天氣寒著涼著再者叔嫂也不必拘禮日禮寶蟾不答笑著走了薛蝌始以為金桂為薛蟠之事或真是不過意備此酒果給自己道乏及見寶蟾這種鬼鬼祟祟不應不迎的光景也覺了幾分寶蟾之奸却自己回心一想他到底是嫂子的名分那裡就有別的講究呢正名分定心如天或者寶蟾不老成自己不好意思怎麼樣却指著金桂的名兒也未可知然而到底哥哥哥屋裡人忽又轉念那金桂素性毫無閨閣理法況且有時高興打扮得妖燒非常自以為美又焉知不是懷著壞心呢愈不然是他和琴妹妹也有什麼不對的地方兒所以設下這個毒法兒要把我拉在渾水裡弄個不清不白的名也未可知想到這裡又怕起來此一轉念乃是生機寶蟾死亡不知怕正在不得主意的時候忽聽窗外撲喇的笑了一聲有聲無形以蟾之月為風姐之風歸之一

笑是書 薛蝌倒嚇了一跳不知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自此回至參聚觀為一大段與上段俱從解琴書回中來本回乃既死論病源為寶黛叙追原已往文字今凡為寶黛叙者及早知所自處也上半回從絕粒來以岫烟為黛玉鍼砭能如岫烟則自無理香塚及斷癡情一切事蹟矣下半從走火來以薛蝌為寶玉針砭能如薛蝌則自無絳芸軒及却塵緣一切事蹟矣

護花主人評曰

黛玉之夭亡已是意中事然竟絕粒而死不但文情徑直無味且轉覺鋪情尚未至深死亦死得糊塗今因聽訛言而見死又因聽密語而復生委曲纏綿文愈曲而情愈深且反跌後文寶黛寶釵更為緊湊

賈母欲將寶玉移出園外既照應前文眾人對王夫人一番說話又伏寶玉病後移出地步分付寶玉定親不要叫黛玉知道伏後文冲喜掉包黛玉驚迷情事

寫邢岫烟之涵養反襯夏金桂之淫蕩

鳳姐送衣服是敬重岫烟金桂送藥酒是勾引薛蝌一正一邪互相映襯

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仍是甲寅年十月間事

第九十一回

縱淫心寶蟾工設計

布疑陳寶玉妄談禪

話說薛蝌正在狐疑忽聽窗外一笑唬了一跳心中想道不是寶蟾定是金桂一而二而一書中縱橫設計如只不理他們看他們有什麼法兒任他風浪起我只不開門聽了半日却又寂然無聲自己也不敢吃那酒果掩上房門與其為其為下惠不若為剛要脫衣時只聽見窗紙上微微一響薛蝌此時被寶蟾鬼混了一陣心中七上八下上則六八下則九用六用九乾坤正義風月寶出不是金桂竟不知是如何是好聽見窗紙微響烟看時又無動靜自己反到疑心起來掩了懷坐在燈前呆呆的細想又把那果子拿了一塊翻來覆去的細看寫來情事宛然而能疑猛回頭看見窗上紙濕了一塊走過來觀看時却不防外面往里一吹把薛蝌唬了一大跳聽得吱吱的笑聲入從何處出真是奇情奇筆能將淫字寫出骨髓薛蝌連忙把燈吹滅了再息而臥其難男子為尤甚寫正想又是如此方與寶蟾戶聽外面一個人說道二爺為什麼不喝酒吃果子就睡了這句話仍是寶蟾的語音文字相敵又正發明稍看村絕不天然處處薛蝌只不作聲粧睡又隔有兩句話時又聽得外面似有恨聲道天下那裡有這樣沒造化的人薛蝌聽了是寶金桂在其中矣

個糊塗人。西正義金桂聽了笑道：「你如何說起命們來了？寶蟾也笑道：「他辜負奶奶的心，我就說得他金桂道：「他怎麼辜負我的？」

心你倒得說說。寶蟾道：奶奶給他好東西吃，他倒不吃，這不是辜負奶奶的心麼？說着，却把眼溜着金桂一笑。此等搬演，不知作者

則說，實道到一笑，又開合書，言即此數言，紅樓夢了，真是怪文，乃讀者只賞其情景，惜哉。金桂道：你別胡想，故能糊塗，我給他送東西，為大爺的事，不辭勞苦，我所以敬他，又

怕人說瞎話，所以問你，你這些話向我說，我不懂是什麼意思。此說寶蟾笑道：奶奶別多心，我是跟奶奶的，還有兩個心麼？但是事

情要密些，倘或聲張起來，不是頑的。單刀直入，更金桂也覺得臉飛紅了。因說道：「你這個了頭，就不是個好貨，想來你心裡看上了，

卻拿我作筏子，是不是呢？寶蟾道：「只是奶奶那麼想罷，我倒替奶奶難受，奶奶要真瞧二爺好，我倒有個主意，奶奶想，那個耗子

不偷油吃，他也不過怕事情不密，大家鬧出亂子來，不好看。寫題中，幾字上，字已冷絕，頂而耗子偷油，直揭其意。

急時常在他身上，不周不備的去處，張羅張羅，他是個小叔子，又沒娶媳婦，奶奶就多盡點心兒，和他貼個好兒，別人也說不出

什麼來。過幾天，他感奶奶的情，自然要謝候候奶奶。那時奶奶再備點東西，在偕們屋裡，那我幫着奶奶灌醉了他，怕跑了，他要不

應，偕們索性鬧起來，就說他調戲奶奶，他害怕，他自然得順着偕們的手兒，他再不應，他也不是人，偕們也不至白丟了臉面，奶奶

想怎麼樣。這題目，金桂聽了，這話兩顧早已紅暈了。笑罵道：「小蹄子，你倒像偷過多少漢子似的，我只要怪不得大爺在家時，離

不開你寶蟾把嘴一撇，笑說道：「罷罷，人家倒替奶奶拉牽，奶奶倒往我們這個話，收得精，從此金桂一心籠絡薛蟠，到無心混鬧

了。家中也稍覺着安靜。當日寶蟾自去取了酒壺，仍是穩穩重重，一臉的正氣。酒壺必不脫漏，而一臉正氣，則薛蟠偷眼看，反到

後悔疑心，或者自己錯想了他們，也未可知。果然如此，倒辜負了他。這一番美意，保不住日後倒要和自己也鬧起來，豈非自惹了

的，呢？過了兩天，其覺安靜，薛蟠遇見寶蟾，寶蟾便低頭走了。連眼皮兒也不抬，遇見金桂，金桂卻一盆火兒的趕着。再及一字，何其

一見於偷取，充錢再見於寶蟾，工設計，薛蟠見這般光景，反倒過意不去。這且不表。是惡書之裏，非書之表也。且說寶釵母女覺得

金桂幾天安靜，待人忽親熱起來，一家子都為罕事。薛蟠媽十分歡喜，想道：「必是薛蟠娶這媳婦時，沖犯了什麼，總敗壞了這幾年

梅娶河東，即在本年秋，全今日這幾年，乃以夢話為戲，連原幾往。自今開出這樣事來，虧得家裡有錢，賈府出力，方纔有了指望。

而沖犯之說，又直注錯勘，哥嫂客之說，以明薛蟠敗壞所從來。未可知。天元妃死，失於是自己心裡，倒以為希有之奇。這日飯後，扶